

▶▶▶▶▶ [上接 A3 版]

有本质区别的粮食援助

粮食援助, 中国与美国有本质区别。美国是有限援助, 是为了控制、输出的“毒品”。比如对巴拿马朝鲜非洲等国家。中国无条件援助, 不增加任何附加条件。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话说得有道理, 但不是真理。朝鲜和美国一直是死对头。朝美在关于核试验问题上, 反复博弈, 美国承诺, 只要朝鲜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及铀浓缩活动, 美国则将向朝提供粮食援助。美方同意向朝鲜提供 24 万吨营养食品, 并努力促成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美朝达成协议的背景是, 在伊朗核问题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为了撑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段时间, 奥巴马政府做出了意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具有现实意味的判断。美方希望借此强调对话氛围, 以控制新体制下的朝鲜不要摆出强硬姿态。美国表示对朝鲜并不是充满敌意, 美国针对朝鲜制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朝鲜人民的生活制造困难。然而, 朝鲜单方面宣布发射卫星, 美国宣布终止履行对朝提供粮食援助。可见任何承诺都是有条件的。

粮食危机不过是这一帝国扩张的结果, 粮食援助就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曾在美国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 在采访了诸多美国消费者、农民与非政府组织后, 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

周立所指的“食品帝国”, 是美国大型食品公司, 它们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 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它们采用两大手段操纵粮价: 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 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美国的粮食野心就是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 在诸多非洲国家, 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 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 沦为帝国附庸。

海地的悲剧就是粮食援助的苦果: 20 年前, 该国年产大米 17 万吨, 可满足 95% 内需, 但 1995 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 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 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 如今海地 3/4 的大米都来自美国。尽管政府采取一系列干预农业的政策,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温饱,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海地缺粮的根本原因是放弃了粮食生产, 而用现金购买廉价粮食, 当世界粮价无休止上扬便给这样一个小国带来巨大动荡。不把粮食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上必然遭到毁灭性打击, 海地的动荡是活生生的教材。

美国粮食援助是为了控制别国, 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而中国粮食援助是人道主义义务。60 年罕见的干旱 2011 年席卷整个“非洲之角”地区, 多个国家总计超过 1200 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 超过 200 万儿童营养不良。受国内武装冲突及高粮价等因素影响, 索马里成为灾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为帮助索马里人民度过粮食危机, 中国政府 2011 年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索马里提供 1600 万美元的现汇援助,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对粮食计划署数额最大的单笔捐款。接到中国政府委托后, 粮食计划署迅速组织从肯尼亚、乌克兰、法国等地采购近 15 万吨粮食及即食营养补充剂, 绝大部分物资在饥荒最



◎ 宋雅丽 / 摄



全球粮食拉“警报” 中国如何落“棋子”

□ 稿件采写 汪洋



◎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稻田中做试验。

▼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 而且这些生物巨头已经通过专利技术和国际公约, 攻陷了一些国家的粮食控制权。

严重时期分发到灾民手中。

西方国家的食品每年有大量节余, 事实是有时为了保持粮食的价位, 粮食多得以至于要进行销毁。一些剩余的粮食作为援助被运往贫穷国家, 但是援助组织发现这并不是解决饥荒问题的长期办法。重要的是要消除产生贫困的根源: 首先应该提高饥荒地区人们的收入, 这样他们的政府才能有实力购买所需的食品, 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在减缓“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危机方面, 中国将是粮食计划署“值得信赖的伙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驻索马里代表斯特凡诺·波雷蒂说, “未来我们将拓展这种合作关系, 寻找解决索马里危机的长效之策。”中国长期给予了非洲经济粮食的援助, 英文《中国日报》报道: 图尔卡纳沙漠位于肯尼亚北部, 距离首都内罗毕有 700 多千米。图尔卡纳沙漠在这个东非国家占地 7 万多平方公里, 全区几乎没有公路, 因此很难得到食物救济。

图尔卡纳地区在内的许多肯尼亚地区、埃塞俄比亚全境、吉布提和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由于 60 年一遇的干旱遭受了严重饥荒, 1450 万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洲之角援助高达 44 亿元(合约 6865 万美元)的物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建国以来对外食物援助最大的一笔。

在中国政府援助抵达图尔卡纳地区之前, 中肯经贸协会和其他中国在肯尼亚的组织给当地 9000 多村民送去了救济, 包括 60 吨玉米和 5 吨大豆。

粮食援助对于西方一些大国来讲就是实现其政治利益的需求, 而政治利益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利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 所有的手段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

还有一种国家因为经济强大, 但是本国的粮食生产比较弱, 所以他们愿意从粮食生产国大量购买。毕竟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 但部分缺粮国家都是出于贫困、人口数量多, 根本无法支付多余的钱来购买粮食。单靠别国援助不是长久之计, 唯有改变农业生产结构, 加大农业基础投入。粮农组织估计, 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受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每年至少需要 300 亿美元才能确保粮食安全以及振兴长期被忽视的农业系统。

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进程, 世界财富的垄断程度也在加剧。占世界 500 强的欧美发达国家, 已控制了全球社会生产总值的 52%。他们的权力和影响, 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统治者。

国际粮食价格已经达到了 30 年来的高峰, 并在多个国家引起了

暴乱。粮食危机已经在全世界把 1 亿人推向饥饿境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 每年需要 150 亿到 200 亿美元来促进粮食生产, 对付饥饿。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 富国集团中的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 大规模地从非洲撤回自己的援助。他们认为全球粮食危机使自保变得比帮助非洲远离饥饿更重要了。与几年前格伦伊格尔斯会议



上的雄心壮志相比, 富国集团显得“热情不再”, 英国首相布朗对富国集团中的“战友”们援助非洲的“战况”——盘点了一番, 称美国和德国刚刚走上轨道, 而意大利远远落后于计划, 加拿大好坏参半, 法国和日本将会继续放缓援助力度, 相反他称赞中国在不断地加大对于非洲的援助和影响。

从上述现象不难看出, 饥饿早已不是命运的安排, 每一个饿死者的背后都有元凶。这个元凶就是当今某些不合理的国际体制。

据高盛分析, 今后几年世界对谷物的需求每年将以 26% 的速度增长, 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世界对谷物的需求每年增速仅为 1.6%。整个欧洲的粮食产量也将从 2.54 亿吨增长到 2.9 亿吨。增产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缓解粮价上涨压力, 欧盟暂停了休耕 10% 耕地的制度。

虽然粮食丰收, 粮价不会回落, 粮价仍将维持高位。因为市场供求紧张的局面仍未缓解。如果不停止休耕粮价涨幅会更大。从 2010 年年初, 国际农产品价格就走在持续攀升的轨道上, 面包的主要原料——小麦价格在过去一年翻了两番, 玉米价格从 2011 年年初已上涨 25%。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在中国公开场合表示, 今后 30 年, 农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 建议大家“想致富, 就去当农民吧”。

根据粮农组织的最新预算, 保

障粮食安全, 全世界每年需要大约 300 亿美元, 2008 年 6 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 有关国家承诺捐助的 200 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 到账仅仅 2 亿美元。

转基因技术的侵略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



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 而且这些生物巨头已经通过专利技术和国际公约, 攻陷了一些国家的粮食控制权。

转基因, 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 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 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 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 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他生物体培育出期望的生物制品, 因其安全性在国际范围内未确定, 尚有争议。

目前, 阿根廷国内种植的大豆 99% 以上都已经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 阿根廷的农民不仅要为这些转基因大豆付出额外费用, 而且从此陷入了法律诉讼的泥沼。孟山都公司已经实际上垄断了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和豆种子的销售, 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生物技术还没有很高的门槛、不允许商业化, 导致大部分欧洲生物育种公司都把总部迁往美国, 反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建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 他们特意去采了, 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 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 100 多项专利。于是, 原产于中国的大豆, 开始

就这样的, 中国祖辈们数千年来选育的几千万份种子资源, 成为了别人刀俎下的鱼肉。“你不给他们, 他们说你保守, 是计划经济; 你给他们, 他们从中提取基因申请专利, 成为他们的专利产品。”

或许, 这就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一个“缩影”。

在跨国公司手里发扬光大, 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

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 便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

“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 种子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 只有基因是受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万建民说。



实际上, 早在一个世纪前, 跨国公司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全球扩张”步伐。1908 年, 美国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伊州的商用酸公司, 由此展开了全球扩张。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 但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战绩。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 孟山都主攻方向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孟山都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到成为农业“巨无霸”, 孟山都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而将触角伸向海外、完成全球种子霸业, 孟山都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欧盟和日本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态度, 更多地是出于其农产品进口国的实际情况, 以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措施。事实上, 欧盟及日本相关监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近 10 余年来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 研究, 均未发现与已产业化转基因食品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

国内多数专家认为, 就转基因种子争论不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 转基因粮食作物是否可安全食用; 其二, 转基因技术专利主要由跨国种业巨头掌握, 他们可能靠转基因技术垄断别国种业市场。

美国五大粮食战略, 左右了全球粮食走向, 是美国全球扩张在粮食领域的极端表现, 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有效防御,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认真研究美国粮食政治带来的粮食危机, 这样才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